

# 台灣教授團 赴日除草施肥記 (3)

文／陳燕銀 台灣休閒農漁業文化創意協會 理事長  
攝影／葉美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 教授

在惡劣的天氣中奮力地工作了半個鐘頭後，主持人喊停！在主持人的介紹下，只見一位工作人員手持剪草機進場，以非常輕鬆的姿態推著剪草機來回走了一圈，只花5-6分鐘便快速地完成了我們50~60人，半個小時以來的工作量。然後又有另一台更進步的巨型剪草機登場，以更迅速、有效、無聲、優雅的姿態，完成了另一大片的剪草工作。

## 人工除草 vs 機械除草

針對上述這兩段剪草機的表演，農協主持人以幽默、風趣的口氣告訴大家：人類自從發明了鐵製鐮刀以來，辛勤地用雙手割了好幾千年的草和農作物；然而自1776年起，短短的幾百年中，發生了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工業革命，出現許多節省人力的機器設備，而此飛躍的工業進步就在我們眼前一一發生了。你看！我們幾十個人，揮汗以鐮刀割草30分鐘的工作成果，竟然不如一部第七、八代除草機3分鐘的工作量，聽得我們目瞪口呆。

還有小朋友開始抱怨農協的叔叔們：「你們心腸好壞喔！明明有好幾部精銳的割草機武器，竟然藏在倉庫裡，等到我們手持鐮刀、揮汗如雨地做完工後，才『秀』出來，

作弄我們！」聽得大家哈哈大笑！對於偉大的工業革命史，心中有著莫大的衝擊、感受特別深刻。

接著是施肥體驗，大家陸陸續續地把褲腳捲高、脫掉鞋襪，便每人手提一大桶的肥料，赤腳走入泥濘的水田中。已經習慣每天穿著鞋子的我，突然赤腳踩在泥巴中，還真有些不習慣，雖然有過在台灣關山插秧的經驗，也是打赤腳在水田裡走，但不曉得是土質的關係，還是下雨的緣故，日本的水田好像比較「黏」，光溜溜的腳「陷」進有點黏性的泥巴中，當要抽出來往前跨一步時，腳後跟還真被泥巴吸得有點痛呢！

這時候才深深地體會到，為什麼小妹妹的爸爸會一腳陷入田裡而拔不出來！剛才在農協人員口中，聽起來十分簡單容易的工作：在一邊往前走的同時，一邊將桶內像大豆般一粒粒漂亮的肥料沿路灑出去，還特別交代，灑出去的肥料要均勻喔！這時對我來說，簡直變成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我只能一邊提著有點重量的肥料，一邊像是小嬰兒學步般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、快要跌倒；還得暗自祈禱，千萬別像那個爸爸，需要人家幫忙拔腳還跌入田裡。單單只在田裡走路都如此地「舉步維艱」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不要讓



溫柔的爸爸熱心地指導四歲的兒子操作

表演第一代除草機的功能

自己跌倒，更何況還要分神把肥料均勻地灑在田裡，讓每株秧苗都得到公平的營養，還真不容易啊！

## 日式施肥 vs 台式除草

在一旁的顏教授看到我的「嬰兒學步」怪姿勢，又聽到我不住的唉唉叫，忍不住開始取笑我，也覺得我身嬌肉貴，怎麼走幾步就覺得腳痛？不過還是關切地問我需不需要「上岸」休息？兒子在旁不但毫無想幫忙的樣子，反而帶著諷刺的口吻說：「要有快樂的回憶哦！專教休閒產業的教授啊！」顏教授在揶揄我的同時，一邊還是注意到日本的除草方式是一路灑肥料，回程時一面使用放肥料的桶子，將從稻田裡拔起來的雜草放入桶中，與他小時候像軍隊匍匐前進似地跪在水田裡，一「跪」一「膝蓋」印地，將雜草塞入泥土中的經驗有些不同。

對於大部分的遊客，最大的困惑可能是：到底該怎麼分辨「雜草」與「稻秧」呢？雜草與稻秧幾乎長得一樣高，長相看起來也差不多啊！如果拔錯了，把別人辛苦插好的秧苗給拔掉了，那該怎麼辦？雖然自己身為農業博士的女兒，到了這時候，才知道自己有多糗，有愧父親的名號啊！而當踩在後排的小朋友，手握著幾株剛拔起來的雜草，舉得高高地問我：「教授，這樣對不對？」我更是想找個地洞鑽進去，實在難堪地不好意思回頭！

偶而抬起頭來，遠遠地看到頭戴斗笠、肩背笨重的相機的葉教授，真是敬業得無以復加。看她一手勾著一把大雨傘和三角架，另一手用肩膀頂著錄影機，雙腳踩在水田裡，隨時補捉每一個精采的鏡頭。別看這麼一個瘦小的弱女子，連日本當地的隨行記者都驚訝地看著台灣團隊做起事來的賣勁！



帥哥爸爸帶著一對小姐弟，可惜媽媽缺席了

大約20分鐘的踩泥巴施肥體驗後，拿著麥克風的主持人終於喊停，要大家上岸了！我如釋重負般地將好不容易才揮灑完裝肥料的桶子掛在肩上，狼狽地爬上岸邊喘口氣。嘔！等了快十多分鐘，肚子都餓了，才發現要將這群小朋友請上岸來，可真不容易。原來，他們都預先用空寶特瓶製作了一、二個透明的籠子，準備在田裡抓青蛙和蚱蜢來玩呢！

聽農協的課長說明之後才知道，這片田要拿來讓遊客體驗，可真是費很大的工夫準備和規劃呢！

現在的農田裡，由於農藥和化學肥料的使用，導致田裡原有的生物如青蛙、泥鰍、田螺、蚱蜢、螳螂等都消失了。

為了規劃親子體驗農遊活動，這塊田地一開始即由農協向農民承租，並由農協指導、規劃，請農民配合時令、品種、間隔以及耕種法。

我們要來「體驗」前，他們可是必須在當地雇請農人，全部先檢查一遍，以確保安全。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成本，但相對的，也是增進當地農民的工作機會呢。

最後幾個一邊比賽抓青蛙，一邊打泥巴戰的男孩子，三催四催，都催不上來，還翹著嘴巴直嚷：「我們不餓啦！中午不想吃，你們先回去吧！」，農協的工作人員只好巴望著家長求助，我聽到一個媽媽帶著威脅的口吻說：



肥料要灑均勻呀



好美的稻田，我們像不像要去拜拜呢？



最敬業的攝影師葉美秀教授終於也入鏡了



有人除草，有人抓蟲，有人施肥



禾鴨也會幫忙除草

「抓那麼多做什麼？反正也養不活，遊覽車和地鐵都不准帶這些昆蟲和生物上車，到時候，我可不幫你們說情喔！」

終於把那幾個泥巴人兒哄上來，大家像穿著泥巴靴子般的團體標記，慢慢地走回去盥洗。

## 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

葉教授

的鏡頭，一路對準著一個年輕爸爸帶著1個5歲的小弟弟和1個7歲的小妹妹。溫柔的爸爸，一會兒替小的穿雨衣，一會兒又要替較大的女兒換掉濕答答的衣褲，還要顧及愛漂亮的女兒頭上所紮的辮子、髮飾對不對稱，真是忙壞了。

葉教授非常好奇：「為什麼只有爸爸帶孩子來呢？」

她這一問，嚇壞了主辦單位的幾個工作人員。原來，這家人遠從奈良開一個多小時車，前來參加各種農業體驗活動已經7~8次了；每次都是爸爸一個人帶來，眼看著一個很像台灣目前最時尚的科技新貴般，俊秀又細膩貼心的帥哥爸爸，熟練地操作著每一個照顧幼兒的動作，還真懷疑他是不是擁有一張職業級的祜母執照呢。但基於個人隱私權的絕對尊重，農協全體工作團隊（20~30人）絕對遵守每個人最基本的職業道德，儘管好奇歸好奇，從來沒有一個人敢隨便開口亂問，大家都像守著一條「戒律」般地，謹言慎行。

農協的一位資深的女職員-貞子小姐，一

個箭步，快速地把我和葉教授拉到田邊的一隅，以非常冷靜、誠懇的口吻加上嚴肅的眼神，堅定地告訴我們：「不可以問！」「我們有責任保護每一個客人的隱私權！」「這是溫馨、愉快的農遊體驗活動，凡是有可能讓任何一個客人造成不舒服、或不愉快的感受，都是我們必須預防的！」我一邊翻譯，一邊看著葉教授的臉，漲得滿臉通紅。趕緊從中打圓場，一再地道歉，並保證絕對不再犯。

看到這裡，不知大家有何感想？日本人簡直是小題大作？抑或是認為日本人真龜毛？就像前一陣子第一對來埔里長住的那對中村夫妻，對台灣的負面評價，搞得全國媒體沸騰數週。親愛的讀者朋友們，我想藉著這個機會，跟大家討論一下，這幾年我帶領團員在國際文化交流與學習上所碰到最「核心」的價值問題。

我先生從小受美國教育長大，來台已30年了，做為妻子的我，仍然無法消除他與人相處上所遇到的挫折感和焦慮。台灣人與人相處不久，即習慣三不五時地問人家：「你一個月賺多少？」、「你這個包包用多少錢買的？」、「你離開美國來台灣，父親有沒有給你遺產？」或「人在台灣，遺產會不會被兄弟姊妹爭走？」、「你幾歲了？」等等諸如此類令人非常不愉快的話題。

在西方社會像美國，甚至東方的日本，這類話題是會直接刺傷到別人的隱私和尊嚴。我先生對於這點非常生氣，因為在西方或在日本，即便是親兄弟也不可以問這麼露骨的問題。這大概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所養成的習慣吧？但這可是人家的大忌諱呢。

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禮儀與細節的民族，若是一般觀光客，只是走馬看花也就罷了，我們辦體驗之旅，目的是為了能夠讓團員深度學習。他們對我們尊重的程度，以及給我們甚麼樣的待遇，就得看我們如何對待他們了。我們團員由於急著想獲得資訊，而問了越限的問題，造成尷尬的場面，這也就是我們協會舉辦了數次深度體驗之旅，每次均慎選團員的原因，希望參加者配合遵守國際禮節，使國與國之間拉近距離，感覺融洽，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。